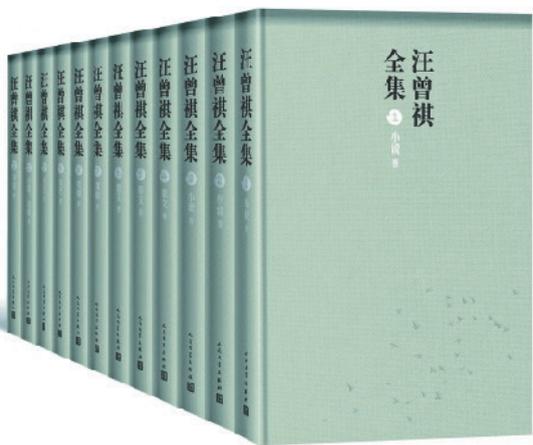


■ 热点关注

汪朗聊父亲:

# 汪曾祺写作从“词多”到“没词”



期待已久的新版《汪曾祺全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付梓。对于汪曾祺的长子汪朗来说,与父亲的连接,并不只限于每年清明在墓前为他带去一壶好酒。在那些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校新版全集的日夜里,父亲仿佛就在藏在书页后,探着头,等着读者什么时候从文字中咂摸出自己精心埋下的一点点诙谐。

斯人一去廿余载,父亲的形象从未在如今已年届古稀的汪朗心中变得模糊。于他而言,父亲永远是“兄弟”,是才思飞扬、会笑嘻嘻地说自己将来要进中国文学史的那个“京派”作家,也永远是那个不能免俗地有些小毛病、可也有着一种可爱的傲骨的“老头儿”汪曾祺。

## 他后期追求的就是“没词”

我们家孩子四五年级的时候,曾经很看不上老头儿,说他写东西“没词儿”。为什么呢?老师让他们回家抄一些著名作家的名句名段,回来用在自己的作文上,她觉得爷爷是个作家,那就看看吧,谁知抄来抄去抄不出词儿来。孩子很恼火,老头儿听完哈哈乐:“说得好,说得好,没词儿!”——因为他后期追求的就是“没词”。但你现在看他早期的作品,词多得你根本消化不了。

他的作品,早期的能看出才气,晚期的则能看出对通俗、简易、明了类型文风的追求。他给年轻作者写的序里也提过这种观点:“你们不要学我现在的东西,年纪轻轻的学我现在这种平淡,等到了我这个岁数,你们就太枯瘦了,年轻的时候不妨狂一点儿,写得花哨一点儿。”他早期什么东西都试过,那些词用得花里胡哨,确实能看出他的词汇量还挺丰富。

他早期写作时在校园,相对比较单纯,有点刻意去体现看过的一些作品,好像有一肚子词儿想展示一下,沈从文批评他写的对话“像两个聪明的脑袋在打架”。但是,他东西写得也还漂亮,并非不成样子,后面慢慢也摸索到了适合的方向。

新版全集还收了大量的书信,单独编成一卷。过去可能有五十几封,现在找到将近二百五十封。他的书信也挺好看,写信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真实状态,而且他的信并不啰嗦,文笔比起小说、散文还要好,不端架子,读着很舒服。

他的各种文章都可以读。依我看,全集里唯一差一点儿的是“谈艺”,因为一个题目总翻来覆去地说。他有一段时间到处给人讲课,或者参加笔会,稿子都是根据讲话整理的,讲得翻来覆去也就那么点东西,就跟我现在似的。还有一点重复的就是个人小传,全集为了求一个“全”,也都收进去了。

剩下的也都还可看看。他的诗词、对联,都是有讲究的。

## 能读出他的那点儿“坏水”,就是他的知音

老头儿曾经写过几句诗,大致是说“我有一好处,平生不整人。写作颇勤快,人间送小温。”要我说,“写作勤快”没问题,“人间送小温”也是他的追求,但“平生不整人”属于说大话,因为他一辈子也没当过什么官。

人的内心对功名多少还是会有些“小渴望”,他也没有那么纯粹,面对各种各样的名和利会有些想法。但他也不会孜孜以求,刻意逢迎或者讨要,他干不出来。

他喜欢做饭,一直做到七十四五岁。后来我妈妈病得下不了床,家里请了一个阿姨,他就不做了。到了七十七岁,人也就走了。

他做饭很认真,像写文章那么认真。每天都是先设计好买什么、做什么,然后自己出门现买现做。

我们家的人,起码表面上都比较放得开,在一起回忆的时候,也没有那种特别伤心的事情,都是嘻嘻哈哈的。每次扫墓的时候,给他带一瓶小酒,然后说两句“老头儿,在那边过得还行吧?喝点儿小酒吧?这一年你给我们挣的稿费不错啊,继续努力”之类的,带点儿调侃。

虽说他实际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调侃得不多,但是在文章里经常使点儿小坏、冒点儿坏水。就好像给你讲一个故事,里头藏着一个小包袱,就一点点,露一个头,他自己在旁边捂着嘴偷偷乐。你要是能看出来他的——也不能说是“险恶用心”吧——那种“坏水”,你也就是他的知音了。

我们子女在成长过程中,还是从他的性格中学到一些东西,一来是平等待人,二来是认真做事。除了日常待人接物,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平等精神,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和你交流。他有多读者、那么多比他年轻的作家朋友,我觉得跟他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有很大关系。

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,他的文章也写了,是“多年父子成兄弟”。说实话,有时候他自己都“不平等”了,怎么好像反倒比我们还低了?呵呵。

但是,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学不来的:我们都绝对没有他的才气。他自己首先都觉得这学不了,也没指望我们能继承什么。他也比较懒,对我们基本都是“放养”,爱怎么活怎么活,“反正我保证你有吃有喝就完了”。我们能努力到什么程度,他也不要求,只要孩子健健康康地活着就可以。

口述/汪朗 整理/文星月

## 《家》背后的家

巴金的一生,都在以自己的文学创作热情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。然而在他的人生之中,却有一大憾事,他每每谈起都遗憾落泪,那就是在他有生之年,未能有效地帮助他的两个哥哥。他曾提起两位哥哥都是因为钱而死,然而当他有钱了,却再也没有机会去帮助两位挚爱的哥哥。

这两位哥哥,以及巴金本人,其实就是《家》中觉新、觉民、觉慧的原型——大哥李尧枚,三哥李尧林,还有他自己。巴金姓李,名尧棠,字芾甘,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,在当时也是一个世族大家,到了巴金这一辈,已经历了五代,巴金出生于家族最兴旺鼎盛之时,他曾在《我的幼年》中提过:“家庭里,有将近二十个是我的长辈,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,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。”

然而巴金在这样一个封建守旧的大家庭中,就像一个“异类”,如同《家》中觉慧的真实写照。他想要学习新文化新思想,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,他的“格格不入”终让他的抱负得以实现,然而这个过程离不开两个哥哥的支撑和支持。可是,难道觉新和觉民就不想寻求新的突破吗?其实并不是,只是在那样的一种境况之下,他们只能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觉慧敢于同这个时代抗争,而巴金之所以能够成为巴金,又何尝不是因为有了两个哥哥的负重前行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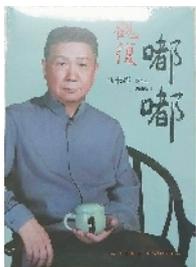
大哥李尧枚是最先将新文化引入大家庭的人,他经常买来《新青年》和《每周评论》阅读并带领弟弟们讨论,是弟弟们对于新文化的启蒙者。李尧枚一直是个成绩优良的学生,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,他希望能够去上海或者北京有名的大学里读书深造,将来还要去德国留学……然而这一切只是他的美好幻想,他在幻想这些的时候,忘了自己还有一个摆脱不了又不能丢下不管的身份——“承重孙”。他要支撑一大家子的生活,他要负担两个弟弟出国留学的费用,他要放弃学业娶妻生子……他要做的太多太多,却没有什么是为自己而做。

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当初在大哥的支持下,和巴金一起外出求学,他是一个教育家、翻译家,他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开放教学,启发了学生的学习思路。正因如此,他的学生们每每提及这位老师都心怀感念,他们之中有中科院院士申泮文、叶笃正,作家黄裳,剧作家黄宗江等等。李尧林有才华,有理想,却不得不在大哥去世以后,舍弃这一切,代替大哥接下这个十几口人大家庭的养家重担,最后积劳成疾患上了肋膜炎,不幸英年早逝。

巴金曾说:“我们三兄弟跟觉新、觉民、觉慧一样,有三个不同的性格,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。”那个在他笔下的旧社会封建制度的大家庭,犹如一片孤寂的沙漠,可是三个兄弟之间的棠棣之华,确是如同沙漠之中的绿洲。读到大哥给巴金的那些信的时候,不禁被他们的真情所震撼。没有能够有效地帮助到两位哥哥,一直是巴金的遗憾,不过两位哥哥的人品、才华和学识,可以通过《棠棣之华:巴金的两位哥哥》被更多人看到,也会让他深感安慰吧。

默庵

■ 新书速递



### 《观复嘟嘟》

马未都,全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馆长,有500多万粉丝的超级大V。本书是一档以马未都为主讲人的现象级文化类脱口秀节目。本书是该节目的精选结集。马未都将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大家、杂家身份,搭配“马氏”幽默笔法,将文化、历史、人生感悟、旅行见闻、社会话题等充分融合,做了独一无二的解读。



### 《稻盛和夫的人生哲学》

本书忠实展现稻盛和夫的人生历程,细致、真实地剖析稻盛和夫的传奇经历,逐一讲述稻盛和夫80多年的人生重要事件。书中细致描述了稻盛和夫的人生哲学,始终将“作为人,何谓正确”作为判断基准,胸怀“利他之心”,一心一意“极度认真地”生活。稻盛和夫真正到了用人生哲学来指导个人生活和企业经营,并取得了巨大成功。